

浮邱子

濟蒼題籤



浮邱子卷之五

益陽湯鵬海樵著

尚變

浮邱子曰事有積之已久則弊而守之以固則枯壞之已甚則墮而處之以闇則愚振之以大聲疾呼則訾其激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則厚其虛斟之以深識蚤計則嫌其譟而亟之以積光倒景則鬱其憂無以則尚變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荀子曰國亂而治之者非紊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紊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故君子不能毋尚變尚變云何爾乃君毋過尊而自比於天地之大母當其以天地為號焉自一態及其隱而自傷乃不天地之規摹焉又一態也而降其禮數使不肅遏其丰采使不露融其意指使不獵揉其心氣使不突是為變神聖其君驕恣閃鑠之槩而惜惜乎其和平之爾乃臣毋過庠而下同於犬馬之賤母當其以犬馬為使焉自一情及其起而相責乃不犬馬之功用焉又一情也而優其體

統使不褻聳其骨幹使不剝作其廉恥使不垢卹其勞苦使不困是為變徒隸其臣指為咳唾之槩而觥觥乎其光大之爾乃大臣毋席尊榮以慢小臣毋小其職掌乃併其聰慧氣力而一例小之也而苟有疑難必以詢苟有讐尤必以補苟有辨論必以察苟有教迪必以受是為變掩跨小臣躡夷踞肆之槩而抑抑乎其孫讓之爾乃小臣毋畏譴呵以媚大臣毋大其爵秩乃併其神理骨幹而一例大之也而苟有麾斥必以折苟有欺飾必以發苟有材慮必以告苟有節目必以詳是為變從諛大臣便嬖綽約之槩而嶽嶽乎其挺持之爾乃禮天地山川上下神祇毋飾其恭而懷其侮也而上有日星雲物之變則震動駭汗而生悔過之心下有旱潦兵戈之慘則痛哭流涕而降罪己之詔言不貴苟諱行不貴苟遷我不貴苟勝物不貴苟訾是為變縱志罷體偃蹇自得之槩而戰戰乎其夙夜祗懼之爾乃鑒上下古今善敗得喪毋涉其故而忘其新也而上思堯舜相傳之聖則怵惕中夜而守危微之言下思漢唐自立之賢則慷慨大廷而破因循之習事不貴苟襲理不貴苟歧微不貴苟得力不貴苟休是為變剝心塞慮憤眊弗理之槩而局局乎其聰明警戒之爾乃金枝玉葉毋安坐而

享飽煖之福也。而教之稼穡以勸其男。教之紡績以勸其女。勸然後有養。有養然居國以不貧。是為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槩。而汲汲乎時其力作以勞苦蓄積之。爾乃印纁綬若母非分而貽名器之辱也。而教之詩書以習其義。教之禮樂以習其文。習然後有覺。有覺然後人以不賤。是為變手不識編目不識丁之槩。而斌斌乎寘之儒流。以爾雅深厚之。爾乃國故母有所枝離禁忌。而不以告人也。而是則與天下臣民共其趣。曷非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慙。墨功則與天下臣民共其驩忻。過則與天下臣民共其懲創。是為變上下相疑大小相鬼之槩。而章章乎其光明洞白之。爾乃民情母有所增飾隱閉。而不上聞也。而良則使九重深拱生其豫說。莠則使九重深拱生其咨嗟。慕則使九重深拱生其沖和。怨則使九重深拱生其恐懼。是為變視聽不詳血脈不屬之槩。而綴綴乎其切循把握之。爾乃子愛黎元。母口惠而實不至。母實不至而自夸其口惠也。而唯仁心足以載其仁。聞勿以大君而干百姓之譽。唯仁政足以載其仁心。勿以末流而媿三代之行。是為變發言施政短修曲倚之槩。而款款乎其摯行之。爾乃品第人物。母貌取而心不與。母心不與而自智其貌取也。而唯骨氣足以

樹其軀幹。勿以和同而釣一時之說。唯理道足以樹其骨氣。勿以錯謬而受千秋之譏。是為變辨材授官。剽察捷得之槩。而祇祇乎其固存之。爾乃大道毋限以人。苟得其人。毋限以分也。而曹司末秩。不走勢。而能辨德力王霸者。我則時其顧問。以周詳山林小民。不慕聞達。而能料天人陰陽者。我則時其搜采。以儲用。是為變所見不離左右侍從。所聞不離尋常瑣屑之槩。而恢恢乎其開廣之。爾乃公器毋假以人。苟非其人。毋假以事也。而韋布無稱。不歷數年。而猥予以高官厚楮者。我則誠其積羞以敗名。文莫差可。不覈躬行。而猥望以豐功駿烈者。我則誠其據危以僨事。是為變求材不量精麤美醜。求治不量淺深緩亟之槩。而沈沈乎其從容之。爾乃公輔毋自其歲月資格為之也。而練而后精者。羣材也。非材槩也。通而后信者。羣彥也。非彥聖也。則曷不拔材槩於壯盛之年。血腴而有以密其思。力果而有以勝其事。識彥聖於風塵之外。時來而有以長其羣。權重而有以濟其世乎。是為變捨朝氣用暮氣之槩。而磴磴乎其筋信骨彊。以鼓舞之。爾乃將帥毋自其宗藩世胄為之也。而親而后許者。弱植也。非駿雄也。貴而后顯者。小具也。非宿望也。則曷不起駿雄於草廬之中。靜觀而有

以踔其識。熟籌而有以妥其計。收韜畧於宿望之士。嘑衆而有以倡其義。決勝而有以成其能乎。是為變挾私道廢公道之槩。而猥猥乎本其心。傾節折以豁達之。爾乃樞密宜選老成忠蹇。以厚其德。直其義也。而君有長也。必善居之。而不以驕。君有短也。必曲責之。而不以愎。君有喜也。必豫防之。而不以溺。君有怒也。必折衷之。而不以橫。是為變從意。唯謹屏氣。唯喘之槩。而懔懔乎其克樹立之。爾乃封圻宜兼文武幹濟。以鴻其體實其用也。而國有疑也。必智斷之。而不以懸。國有驟也。必戡定之。而不以驚。國有匱也。必補葺之。而不以留。國有恥也。必昭雪之。而不以伏。是為變受任。唯苟舉事。唯瑣之槩。而轟轟乎其獨英跼之。爾乃諫議。毋自其薄伎細故為之也。而格君心之非。以觀其誠。折姦雄之譏。以伸其直。植天地之經。以守其正。杜門戶之私。以示其大。是為變据拾瑣屑。覬覦非分之槩。而振振乎其激叩之。爾乃守令。毋自其下流小夫為之也。而裁州郡之繁。以併其權。引英俊之譽。以重其選。積歲年之久。以攷其績。闢三公之路。以拔其尤。是為變奔奏微末。震懼上官之槩。而佹佹乎其蘇援之。爾乃是非愛憎之指。毋不相首尾而亂其常也。而君子有正直之言。則敬其是。而訾議不作。小

人有奸邪之術。則絀其非而撓滑不成。君子有薦舉之人。則致其愛而許與不
休。小人有傾軋之狀。則止其憎而猜忌不入。是為變眩惑名實。支離摧錯之槩。
而分分乎其主宰之。爾乃刑賞予奪之柄。毋不相維繫而窒其用也。而君子有
杖節死難之忠。則優其賞而善良皆勸。小人有辱國殃民之詐。則正其刑而奸
慝皆懲。君子有出奇濟變之智。則厚其予而英俊皆往。小人有蓄疑敗謀之慝。
則遷其奪而矯謾皆逃。是為變遷就功罪。姑息嫗煦之槩。而嚴嚴乎其比屬之。
爾乃輕重貴賤之等。毋封己見以成倒置也。而詞華之選治其末。勿寵之以其
異數。勿冠之以其絕倫。勿章之以其廣譽。勿屬之以其良圖。所以障其末而罔
有靡然從風者。苟無有靡然從風者。則何患材實之不充乎。政事之選治其本。
勿頻之以其唾斥。勿怙之以其遷轉。勿枯之以其貧窮。勿迫之以其遲暮。所以
勸其本而固有嗒然喪志者。苟無有嗒然喪志者。則何患膂力之不剛乎。是為
變有善不必錄。有錄不必善。有勞不必獲。有獲不必勞之槩。而秩秩乎其知明
處。當以鈞調之。爾乃治智安危之機。毋戾眾志以得慘報也。而詩禮之士識其
大。勿難之以其迂濶。勿鬱之以其銷沈。勿逐之以其鯁直。勿陷之以其疑似。所

以博其大而罔有卹身忘國者。苟無有卹身忘國者。則何患節義之不昌乎。糧
鉏之民識其小。勿貽之以其蝨害。勿蒙之以其垢汙。勿開之以其攜貳。勿封之
以其怨毒。所以馴其小而罔有平紀作亂者。苟無有干紀作亂者。則何患太平
之不終乎。是為變可親而勿親。勿親將成離。可畏而勿畏。勿畏將成梗之槩。而
肫肫乎其德厚。信以護持之。爾乃毋以黠濟其貪。訾廉介之不可為也。而握
柄藉者守其禮。勿以恐愒而來遠道之苞苴。趣時會者杖其材。勿以請寄而通
私門之賄賂。是為變市井其行嗜利無恥之槩。而瀉瀉乎其洗刷之。爾乃毋以
浮濟其奢。刺儉嗇之不可堪也。而擁高爵者顧其名。勿以靡文而倡朝野之風
氣。居下流者安其分。勿以厚貲而擬公卿之養。是為變婦寺其骨懷安無狀
之槩。而卹卹乎其針灸之。爾乃愚心愚目。毋議智桀而持短長也。而唱導天下
所不曉者。必有根據。而不可謂之輿情。排擊天下所不敢者。必有憂慮。而不可
謂之狂談。指揮天下所不能者。必有條理。而不可謂之空談。補捋天下所不顧
者。必有功微。而不可謂之多事。是為變嘵嘵訾訕。聞於大較之槩。而畢畢乎條
其體用。本末以聾服之。爾乃小慧小能。毋耗心神而傷行檢也。而夸陰陽識緯。

以為祕者。必有凶事。而不可謂之如神。編姪詞。嬖說以為工者。必有壞俗。而不可謂之作達。好博奕。飲酒。以為樂者。必有壙職。而不可謂之偶然。與商賈居。奇以為中者。必有賊心。而不可謂之無他。是為變瑣瑣居游。不可教訓之槩。而翊翊乎剖其敬怠義欲。以箴儆之。爾乃孔孟尚在人間。毋剽其貌。而斷其脈也。而上焉者。修其典。以風世。勿降虛禮。而欺聖賢之靈爽。下焉者。修其道。以成名。勿造膚詞。而耀羣愚之瞻聽。是為變君臣上下。不辨聖狂。草茅士子。不明體用之槩。而卓卓乎奉其可宗。以尊行之。爾乃佛老橫行天下。毋沿其說。而作其酸也。而智者。勿讀其書。以致思。孰援怪誕。而亂經常之大閑。愚者。勿禮其祀。以致虔。孰牽福禍。而釀風俗之隱憂。是為變我冠博帶。羣師邪說。里巷無知。羣煽妖術之槩。而斷斷乎斥其非類。以駭除之。爾乃科目。毋徇文字。登進。毋涉苟且也。而攷其本末。於伏處之年。必也悖孝弟。而洗滌惡。杖忠信。而振險詖。志臯夔。而薄游說。法周孔。而排異端。及乎標其姓氏。於朝紳之列。必也先經術。而後詞藝。先材幹。而後儀容。先德性。而後名譽。先操履。而後福澤。是為變士習。浮華膚淺之槩。而勉勉乎其切磋琢磨。以底實之。爾乃軍旅。毋溺晏安。訓練。毋循故常也。而

校其短長於無事之秋。必也。即整齊而卜臨陣。即和輯而卜協力。即伎勇而卜勝敵。即忠義而卜衛國。及乎捍其危急於兩軍之交。必也。戒輕發以知所歸。策先入以示不懼。熄謠詠以止羣嘩。修遁逃以堅衆志。是為變軍容。巽懦柔滑之槩。而軫軫乎其發彊剛毅以倚賴之。爾乃府史胥徒。毋作鬼蜮於官曹也。而平居所以模範之。必也。植風骨以塞騫汙。精鑑照以豁愚盲。抑法令以崇體要。簡文案以疏節目。及乎不得已而左右呼召之。必也。塞詭使以清徑竇。擲巧構以挫羽毛。釋繁稱以斷葛藤。禁苛比以銷荼毒。是為變狐鼠縱橫。羣飛刺天之槩。而瑟瑟乎其屏營延仰之。爾乃草竊奸宄。毋藏窟宅於閭里也。而平居所以教敕之。必也。正衣冠以除異服。倡文學以闢左道。毀淫詞以蘇蠱惑。驅游民以肅羣從。及乎不可化而與我頡頏之。必也。聯鄉井以便稽察。簡兵勇以快翦除。斬渠魁以赦脅從。鉏彊暴以安善良。是為變狼莠披紛。羣穢成林之槩。而截截乎其芟夷蕪崇之。爾乃粟米之產。毋委以地氣而不廣生。毋限以農工而不衆作也。而收東南之賦入以藏東南。則留有餘。留有餘則民無病。與西北之屯墾以實西北。則補不足。補不足則國無急。是為變蜚蜺挽粟千搖。萬兀之槩。而由由

乎其便宜之。爾乃鹽筴之利。毋蔽以官守。而苦約束。毋畫以疆界。而苦迂蹢也。而散天下之鹽。以歸之場。則必流通。必流通。則梟無柄。計場竈之數。以入之課。則易鉤稽。易鉤稽。則利無蠹。是為變持籌握算。左支右吾之槩。而穰穰乎其豐裕之。爾乃沙塞儻莽。毋隸我版圖。以為大也。而捐不毛之土。以塞遼廓。遠不教之人。以刪麤輓。裁不職之員。以黜姪非。省不根之費。以收靡濫。是為變好廣務。荒遠近無稽之槩。而總總乎其鉤攝之。爾乃海墻隘害。毋寄我黎庶。以為衆也。而罷孤懸之地。以省駕馭。還痛哭之民。以資生活。障閭伺之便。以止衝突。息攻戰之勞。以期安集。是為變茹苦銜辛。存亡無著之槩。而誨誨乎其拊循之。爾乃江邛豐歉無常。毋倍其征。以剝元氣也。而申名田之限。以黜兼并。減不均之賦。以蘇貧困。建非常之議。以振寬蹢。洗前朝之弊。以示更新。是為變數百年流離。沉痾鳩形鵠狀之槩。而訢訢乎其潤澤豐美之。爾乃闕市去來無常。毋雜其索。以成苛政也。而去重複之關。以利遄行。寬偷漏之禁。以厭小察。罷無名之稅。以說商旅。拔不情之蠹。以警貪墨。是為變數千端。狂奔虐取。虎目狼心之槩。而惓惓乎其沐浴消息之。於乎。此四十變者。得而亂如不塞。治如不興。無是理也。詩

曰蕝厥豐草。種之黃茂。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循乎詩之言。豐草不去而不可以穡也。猶之乎弊政。雖甚而不可以國也。循乎書之言。顛木雖甚而可以蘖也。猶之乎弊政。雖甚而可以變也。謹變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可以毋變而變者新。進而譟者也不可以毋變而不變者老成而怯者也。聞變則駭者無識而陋者也。稍變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變則變者智也不變不止者勇也。變然後宜。宜然後利。利然後普者仁也。義也是故君子之所謂尚變與衛鞅王安石之所謂尚變同乎異乎。鞅不法其故以鑽孝公而秦之禍胎於鞅。王安石異於人以聳神宗而宋之禍胎於安石。茲二子者無開物成務之材。騁自用自專之說。本計功謀利之蠹。威有國有家之脈。是惡知君子之四十變有智勇仁義以實其中乎哉。鞅云乎哉。安石云乎哉。

尚特上

浮邱子曰。凡物有賤有珍。凡人有特有羣。亡所同異。謂之羣可與為善而溺於習。牽於俗亦謂之羣。出類拔萃謂之特。雖在塵埃之中而器局不自小。趣彘不猶人亦謂之特。詩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夫阪田崎嶇堯堦之處而貴其有茂

特之苗矧乃人乎。是故羣鳥嬉游。元鶴獨守。羣魚作隊。鱣鮪獨吼。執銓衡以測泰華。君子刺其末也。執斗斛以量江海。君子患其弱也。是故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有遠功。志大者喜骨立。識踔者羞雷同。母謂簿書錢穀。足了汝事。母謂奔走伺候。足罄汝智。母謂長吏虛譽。足成汝器。母謂同僚降心。足供汝使。母謂柔聲軟態。標汝丰裁。母謂旁門曲竇。熟汝梯階。母謂和光同塵。恩汝是非。母謂陰謀秘計。遁汝往來。易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讓惡有童觀。而可以輔世長祗者乎。是故君子言必稱古今。行必準陰陽。入必析精微。出必理平康。我必樹規摹。物必遵紀綱。氣必靖兵刑。化必奏冠裳。是必伸智筴。非必懲懦頑。喜必偕忠貞。怒必折奸貪。邇必競謳吟。遠必肅聽觀。順必悖久大。逆必捍憂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之所謂名世。我之所謂特也。我之所謂特。天下之所謂不然也。是故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鷺雀不知鴻鵠之舉。鰕鮒不知江海之流。智而歧者。毀名世。不服其教。愚而浮者。駭名世。不揆其繇。大而梟者。涵涵焉擠名世。以至於墜。小而禠者。嘈嘈焉議名世。而不能休。深而無理者。訾名世之節目。為不周詳。淺而無見者。疑名世之道大不可殫求。

滑而不經者笑名世之守中為太迂腐拘而不廣者料名世之卑棲小其進修語曰桀犬吠堯吠所怪也夫堯猶不免於吠矧乃操全體大用以丁斯代斯人之末者乎是故持布鼓過雷門者陋也奮螳螂當車轍者妄也管窺天雖測地者隘也鵠笑鳳蜺嘲龍者慢也於乎伊尹始乎耕卒乎為阿衡太公始乎釣卒乎為尚父當其晦也疇意之迨其章也乃信之管仲始乎囚卒乎為仲父孔子始乎為委吏為乘田卒乎為大司寇攝行相事當其困也疇卹之迨其亨也乃敬之蕭何於秦錄錄為刀筆吏於漢為相國王猛於桓溫弗就其軍謀祭酒於苻堅為丞相當其梗也疇援之迨其通也乃慶之霍光為奉車都尉小心無過已耳為大司馬大將軍則社稷安蔣琬為廣都長不治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則羣僚服當其蓄也疇必之迨其發也乃稱之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於乎動心忍性之時而侮我者其人乎知我者其天乎逆天而爭者理易絀順天而適者業必昌先人而見者伎易盡後人而為者儼必長據高而危者度易損積庠而升者德必臧競進而躁者名易喪將往而慎者身

必祥。是故勁弓難張。可以摧彊。名馬難乘。可以任重。駿雄難馴。可以絕倫。聖智難遇。可以成務。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於乎。西方美人。而可作也。西方美人。而不可作。則誰其秉知人之喆。創非常之原。既禮異之又枋任之矣乎。不禮異之枋任之。此當代之恥也。則又豈肯不由其道而反貽我之恥矣乎。是故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夸毗求舉者。道不尊。暴智耀世者。性不定。據檄乘邪者。望不歸。美佩無德者。瑞不應。借翼遄飛者。理不長。亡根而榮者。景不盛。隨踵而立者。計不先。周容為度者。力不勝。化剛為柔者。氣不王。乍陽又陰者。智不淨。昔王孫賈問於孔子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故凡有國有家者。以左右侍從為耳目。凡左右侍從無理道者。以擅譖慝作威福為氣炎。凡出類拔萃者。以能繩尺左右侍從有氣炎之人。不入其牢籠。攝伏為品槩。凡有氣炎不受繩尺者。以能訕笑出類拔萃之人。因而交離。屑越困頓。耗瘁之。使不得一當其可為機鋒。是故我之所謂特為紛紛云云之所謂不然。猶可說也。為左右侍從之所謂不然。不可說也。是何也。左右侍從言必入。行必共。愛必肥。憎必痛。簸弄必巧。揣摩必中。轉折必捷。傾壓必重。是故

撥蜂則父子間投杼則母子疑拜璧則兄弟梗拾煤則師弟移燠麓為鬼蜮則
友朋反側意欲為明珠則君臣參差是故蝎譜不可辟蠅營以其羣積羽折車
軸飄風挾乾坤心口倒持首尾橫生揃剔失實描畫失形晉齊威王召即墨大
夫語之曰子不事吾左右而毀言日至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子厚幣
事吾左右而譽言日至也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乎左右不嚴則毀
譽不憑毀譽不憑則黜陟不析黜陟不析則治亂不摠是故燕惠王有樂毅而
不能用楚懷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項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漢文有賈誼而不能
用唐德宗有陸贄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蘇軾而不能用此左右譖愬之罪也此
乾坤憾事也匪唯當代有心者憾之乃至年堙代遠不見而聞者亦憾之匪唯
智察論斷準古今者憾之乃至兒童走卒有是非之心者亦憾之憾之不已則
歌之歌之云何謂天蓋高而為其霾乎謂地蓋厚而為其埃乎霾乎埃乎不汝
以開乎高者墜而厚者摧乎汝禍其有涯乎齊桓公有管仲而能用鄭簡公有
子產而能用漢高有韓信而能用昭烈有諸葛亮而能用秦符堅有王猛而能
用明太祖有劉基而能用此左右汲引之功也此乾坤快事也匪唯當代有心

者快之。乃至年堙代遠。不見而聞者。亦快之。匪唯智察論斷。準古今者快之。乃至兒童走卒。有是非之心者。亦快之。快之不已。則歌之。歌之云何。魚有水乎。鳥有木乎。匪汝之故。疇則司其耳目乎。國有祥乎。家有穀乎。匪汝之故。疇則鋪其有餘為天下祿乎。昔孔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是故用焉以為己快。勿用以為己憾。此委瑣握齟者之心理。顏狀也用焉。能使入快。勿用能使人憾。此出類拔萃者所以為世重輕也。憾亟生憤。憤亟生擊。因而以清議代刀鋸。取左右譖愬者。誅之於清天白日之下。快亟生遂。遂亟生永。因而以精心代俎豆。取左右汲引者。附之於山川百神之靈。此天道所以在人。也有清議代刀鋸。而左右譖愬者。神為之寒。神寒則氣束。氣束則心回。因而借我生以前之左右譖愬。止我生以後之左右譖愬者焉。有精心代俎豆。而左右汲引者。理為之實。理實則情鈞。情鈞則機活。因而借我生以前之左右汲引。開我生以後之左右汲引者焉。此人心所以不死也。天道如秤。人心如鏡。不能倒顛而醜其正。人心如響。天道如杖。凡厥讒閹。則懲其枉。語曰。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今謂雷電不足為震。日星不足為明。鼎鐘不足為貴。粟帛不足為恒。則至